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长信宫词

侯虹斌◎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長信宮詞

侯虹斌◎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信宫词 / 侯虹斌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: 2009.1

ISBN 978-7-80225-610-1

I. 长… II. 侯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数字 (2008) 第193907号

长信宫词

侯虹斌 著

策划编辑: 梁 毅

责任编辑: 梁 毅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主語設計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 律 顾 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 购 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 × 1000 1 / 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50千字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一版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610-1

定 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刘骜（公元前51年—前7年）

西汉孝成皇帝，汉元帝刘奭与皇后王政君之子。刘骜较为重要的政绩，大概就是任命刘向对先秦典籍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改造，以及治理黄河两项。而他在后世建立起广泛的知名度，则是因为他专宠后宫，他的名字附在了史上有名的女子班婕妤、赵飞燕、赵合德身上。

一个智力中上、颇有学识、性格温和甚至可以算是仁厚善良的皇帝，统辖着一个既无内忧又无外患的帝国，为何沦落成为大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？在外，大权旁落，由王氏家族专政，直至把王莽推向历史前台；对内，则耽迷女色又佻好男风，在位二十六年没有继嗣，这在中国帝王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。

同样，政治失败的刘骜在个人感情上也是一败涂地。他最爱的人是赵合德，也曾爱过皇后许姁、婕妤班婕、皇后赵飞燕、富平侯张放。但是，张放被朝廷赶走，许姁实施巫蛊，班婕轻视他，赵飞燕半公开广蓄面首并假装怀孕，赵合德杀死他的几个儿子令他终身无后。每一段感情都不得善终，他也没能在感情中找到出路和安慰。刘骜的彻底失败，是性格悲剧。

一个把情欲放在至高位置的皇帝，显然带来的就是朝廷上下的道德幻灭感。太后和大臣用理性和各种制度与皇帝的性生活斗争了二三十年，仍然一败涂地。维系王权，一方面是依靠强大的制度保证中央集权，一方面是依靠在朝廷中绵延下来的道德力量，才能使文武百臣肝脑涂地为帝王服务。而刘骜无意中把两项都破坏了。皇帝的信用和能力遭到朝廷和百姓强烈的质疑，他的一生便成了一个笑话。

班婕（约公元前48年—？）

班婕妤，汉成帝之妃。史称班姬，是《后汉书》作者班固之姑母。

她是历史公认的才女，也是有名的道德典范；其拒乘帝辇的举动，以及退守长信宫、退守帝陵的决定，可以视为是她的侄女班昭所著《烈女传》中人物品行的先导。

班婕在官中度过二十多年的人生，就像每一个湮灭在史料中的女性一样，几乎没留下痕迹。历史没有告诉我们，一个年轻、美丽、聪明、渴望温暖的女子，在见不到异性，又得不到

自我实现和发展的情况下，是如何度过她们漫长的一生的。同时，并不是每一个入宫的女子，都会如向日葵一般爱慕着皇帝，追逐着皇帝，等待着皇帝。正如不是每一个女子都有机会见识到爱情一样：那得有非常好的运气。

作为一个聪明敏感而又矜持自重的女人，班婕妤显然对自己的可悲命运有着比常人更清醒的意识。这让她痛苦，而这种痛苦又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消解，因为她有着自己的人生底线。刘骃对她的宠爱改变不了她的悲剧感，卓然的才华也挽救不了她。到了后来，“大概只要有一种方式能安慰她所谓的灵魂，不管是伤天害理，还是杀身成仁，都没什么区别，她都肯去干。”然而，还是没有。

成帝刘骃是班婕妤生命中唯一的男人，很重要，但是班婕妤并没有爱上他；刘骃只好弃她而去。赵飞燕是她最爱慕的人，但在这段摇摇欲坠的、暧昧的同性恋情之后，班婕妤选择了不了了之。她本性善良，但过于自我，过于冷漠，偶尔也会作恶。她在命运加诸自己的苦难，以及因为迷失所栽种的苦果面前，最终失去了人生的信念。

正如班婕妤的情敌所说：“班婕妤好，你是一个没有追求也从不迷惘的正常人。我怎么能跟你比呢，你聪明，有才华，而且不爱任何人。”

赵飞燕（约公元前38年—前1年）

汉成帝之皇后。她的故事在汉代伶玄的《赵飞燕外传》、宋代秦醇的《赵飞燕别传》等传奇小说中有较多记载，也是诸多艳情小说的创作母题之一。

赵飞燕除了倾城绝色之外，她无疑还是一位舞蹈家和古琴演奏家。在传说中，她是一个恶毒、自私的荡妇，荒淫得令人发指。姑且不论这与历史中的赵飞燕有几分接近，但这确是可能的。不仅如此，赵飞燕性格乖张，无情无义，看似聪明，实则愚蠢，从来没有什么深谋远虑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的女人，她的邪恶散发出一种独有的力量和美，足以击中那常年在庸碌生活中打滚的人，像班婕妤。

赵飞燕把刘骃当做晋身之阶；爱他的方式，就是不断索取他的爱。赵飞燕爱慕班婕妤，却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地出卖她，然后又很坦诚地承认错误，强迫班婕妤一定要原谅她，极端地以自我为中心。赵飞燕对于妹妹赵合德，既爱又恨；是妹妹三番五次救了她，她却被妹妹的成功刺激得嗷嗷叫苦。赵飞燕一次又一次地闯下天大的祸事，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——所谓的善恶报应，在她身上彻底失效。

赵合德（约公元前38年—前7年）

汉成帝之昭仪，赵飞燕的孪生妹妹。

赵合德大概是整个皇宫中最强有力的人。她的狠不是因为她有权力，而是因为她的内心坚固强大。她十分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赵合德又是一个十分庸俗的人：她的目标就是控制男人，伎俩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和一个普通的泼妇毫无二致。然而，这些用来对付刘骃却绰绰有余，十分管用。当无赖被当做强悍的时候，离社会价值观的倾圮也就不远

了，她的存在，正好验证了这一点。

赵合德的确爱着刘骘，所以紧紧钳制住他，不择手段地霸占着他，不惜把他的皇儿一个一个地杀死。赵合德也爱着赵飞燕，所以为了姐姐，她甚至能够牺牲自己；但是，她也不忘时不时地给姐姐使使绊子，给她几记冷拳。皇帝和皇后都成了她手心里的小孩，给她麻烦，又任她戏耍，随她捏圆搓扁。

想谁是谁，爱谁是谁，赵合德似乎享用到了爱情的最高形式。可惜这福她只享受了十年，在害死刘骘之后，她不得不自杀。不过也对，如果她还不死，那上天真是太不公平了。

许姬（约公元前48年—前10年）

汉成帝之皇后。喜读诗书，有才艺，却没什么灵性，普通得就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女人。她喜好奢华，本性不坏，却天真愚蠢，自以为是。因为对生活毫无洞察力，一生就扮演了一个怨妇的角色。

许姬曾经是刘骘所爱。表面上，刘骘渐渐疏远她，是因为对班婕妤、张放移情别恋了，实际上，许姬和刘骘，一个任性一个无能，他们的性格弱点把日常生活消磨得不成样子，这对爱情的侵蚀力是不可低估的。他们的感情，更像是少男少女的一场初恋；许姬在失去刘骘之后，仍固执地守着对他的感情，满心都装着一个老女人的天真，舍不得溢出来。

后来，许姬被赵飞燕诬告以巫蛊之事，获罪，被废，打入冷宫；数年之后，她勾结淳于长，谋立为左皇后，事发，以大逆罪赐死。

王太后（公元前70年—公元14年）

王政君，汉元帝刘爽的皇后，汉成帝刘骘的母亲。其兄弟和子侄长期把持朝政，侄子王莽也逐渐走向权力舞台的中心，后来覆灭了西汉王朝，建立了新朝。而这一切，王政君是有力的推手，她对西汉的消亡需要承担重要责任。

这是一个平庸的家庭妇女，可是历史却让她坐到了她不适合的位置上，她的短处由此充分地暴露出来。她心胸狭隘、目光短浅、没有才能，却固执强横。她的愿望就是保全面子，让个个亲戚都飞黄腾达，连带着肯恭维她的情敌也鸡犬升天。这样的老太太，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太后的翻版，只是，她碰巧有一个空前绝后的侄子王莽，才让王太后的名声如此不堪。

张放（？—公元前7年）

敬武长公主之子，应是刘骘的堂弟，后来娶了许皇后的侄女为妻。实际上他是刘骘的同性情人，刘骘对他宠爱异常。因为天子多年未有子嗣，又变好男风，这就引起了太后的不满，多次把张放外派。

虽然张放的被逐与王氏诸舅忌妒他受宠有关，但他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弄臣，并不值得同情。一方面，他只知道带着皇帝四处游玩，行止不端；另一方面，他恃着身份，也干出了许多

骄逸悖理的恶事。张放就是一个纨绔子弟，细腻、深情、有品味，却华而不实、无才无德，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

成帝驾崩之后数月，张放伤心而死。

王莽（公元前45年—公元23年）

王莽，王太后之侄，篡夺了西汉政权，建立了新朝，公元8年—23年在位。

白居易有几句非常有名的诗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向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？”王莽孝母尊嫂，生活俭朴，饱读诗书，结交贤士，声名远播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礼贤下士，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，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，深受众人爱戴。他的这些行止与后来的篡位形成鲜明对比，常被后人认定为千古之大伪。

其实，王莽并不见得一开始就是朝着篡位的目标而去的，也并非早就处心积虑地作“伪”。王莽实际上是一位儒家学者，又是一位一心一意追慕上古的理想主义者，他对自己做到了严格的道德约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王莽是真心的。但道德高尚的理想主义者掌权的后果却是非常可怕的，因为政治本应是妥协的产物，而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强制整个天下人的道德规范都必须向他看齐。从后来王莽的施政方针可知，他对经济、外交、农业、军事等通通一窍不通，食古不化，行事荒唐，终于把西汉的经济和社会彻底搞垮。他的悲剧，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在《中国大历史》中所评价的：“他尽信中国古典，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。”

在这部小说里，王莽还处在小心谨慎的阶段，在成帝去世前一年终于当上掌权的大司马。他的品行高洁让大家意识到他的重要性，但也引起了班婕妤的怀疑，只是她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，王莽还是获得了实际的执政权。

人主之情，上通于天。故诛暴则多飘风，枉法令则多虫螟，杀不辜则国赤地，令不收则多淫雨。

——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

我不想要什么东西，只是想从深渊伸出的双手里救出自己。

——弗兰茨·卡夫卡

我们不是无辜的/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/同谋

——北岛《同谋》

目 录

长 信 官 词

001	楔子
005	第一部 许后
037	第二部 五侯
069	第三部 张放
095	第四部 飞燕
137	第五部 班婕妤
165	第六部 皇子
201	第七部 情人
227	第八部 山崩
269	尾声
271	跋

那一年似乎比往年都要热，刚好被班婕妤赶上了。往常，陇东的夏天总是干燥的，扣在人身上，也就是薄丝丝的一层汗渍儿，留有余地，很少像现在那么燥热难耐。或许是因为人在路上，对天气就没有什么忍耐力了；何况，班婕妤从出门到现在，已经整整走了半个月，还没有看到长安的影子。

班婕妤现在正坐在宫车上，从陇东的北地郡上河出发，要去长安。车板很厚，可一点也不牢靠，随着轱辘一抽一抽地抖。前面那道布幔也很厚，只是粗糙地绣了几朵云，隔开了外面的整个天。她心里明白，这种所谓的宫车，其实也就是宫女们坐的车，只是为了挡风沙，换了一层厚幔作帘，但热气仍蜇得她不想睁开眼。

可是班婕妤又不敢抱怨。这么一溜儿迤迤西去的宫车队列很长，别的少女都是三四个人一辆车，只有她受到优待，独自一人乘坐，随车的小卒也对她特别客气，她理当是个有眼色的人，不能不识好歹。

班婕妤漫无目的地盯着帘子外面，近处，远处，茫茫一片，绵延不断的小山包，一簇一簇小土坡，周而复始地出现，又消失。太阳把地面烤得发白，天空晴朗得刺刺作响，似乎这天底下能蒸发的东西都早已消失了，四顾茫然。最后，她的眼光停留在轮毂上黏着的几根草梗上，看着它们一圈一圈地转动，看着看着，便有点昏昏欲睡了。

唯有这一道蜿蜒的宫车队里还有些许生气。许多年轻姑娘都撩起帘子往外看着。班婕妤微微地眯着眼，零碎地听着那些小姑娘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笑，心里轻笑了一声。班婕妤觉得自己比她们都成熟些，虽然她自己也不过是刚满十七岁。

吱吱呀呀的轱辘滚在青石板上，咔嗒、咔嗒、咔嗒，一声一声地从她的心上碾过去。就是这种陌生的声音，提醒班婕妤，她是去京城，是被采选去皇宫，再也

不是在上河了。一切都将重新开始。班婕妤每每想到这里，都觉得难以承受。竟然就这样离开了家，就这样永别了。她想念母亲，想念父亲，也想念哥哥们，还有服侍她的春娘，家里的一草一木，都想。可是，她的父亲，她的哥哥们，怎么就不要她了呢？

那时，正是西汉竟宁元年的农历八月，大汉帝国的新皇帝登基没多久，朝廷的采选又开始了。中大夫、掖廷丞偕同精通相术者，到长安以及各属地城邑，专门去阅视良家童女。远在上河大族班况唯一的女儿班婕妤，也在征召之列。

说起来，班家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豪门大族。班家历代都担任朝廷官员，到了班况这一辈，也颇受重用。班况是左曹越骑校尉，曾担任上河农都尉，一家人也因此从老家楼烦迁至上河。他的大儿子班伯曾师从太子太傅师丹，与新立天子有同学之谊，已拜为中常侍。

其实，这一次征召选秀女，班婕妤虽被征召，未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。当掖廷丞来到班家颁诏，要求班家这位十七岁的女孩入宫的时候，世家出身的班况作为一名官员，一听语气，就知道这个诏令的口气比较软，他如果打点一下，未必不能找到理由婉拒。他知道很多旨意都是有空隙的，他可以撬开这种松动，而完全不必担上抗旨的恶名。

班况悄悄地向女儿班婕妤征求了一下意见。班婕妤怔了一下，这太意外了。她不想去，一点也不想去。可是，她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是盯着地面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班况犹豫了一下。恰好，班婕妤看到了父亲迟疑犹豫的一刹那。她猜想，父亲在权衡得失。她的心就慢慢地凉下来了。

班况回到正堂，郑重地回禀掖廷丞，班家愿意把小女班婕妤送进宫。接着，一家就开始替女儿张罗和准备行程了。班家的身份能让班婕妤获得优待，单独坐一辆车，路上还可以得到照顾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母亲泪水涟涟，班婕妤也哭红了眼，可余光还是瞥到了一旁的父亲。他也满眼噙着泪。班婕妤一看，鼻子又酸了。

上了车，班婕妤的眼泪终于止住了。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，她还仔细用粉遮掩着红肿的双眼，又耐心地整理好妆容，在车子有节奏地响动和颠簸中，她昏沉沉地睡了过去，又醒了过来。她的内心并不是没有怨言的。父亲和哥哥都是朝廷官员，如果动用一点办法，或许就能把我留下吧？是你们把我放弃了，让我自生自灭去。

一时间，班婕妤思绪纷纷，内心隐约出现了巨大的空洞，成千上万种情绪就在

她胸中狼奔豕突，她的一颗心被炙烧着，然而又无从扑灭。她是亢奋而疲惫的，一边忙着向往事告别，一边忙着对未知期待，一切都是迷糊的，虚空的，亮堂堂的，在眼前烧成一片。

白天，黑夜，又白天，又黑夜……终于，半个多月后，这一行宫车缓缓地迈进了长安城。班婕妤撩起车幔，看到高大巍峨的城墙，有点新奇。上河与京都还是没法相比啊。可她一想要去的地方是宫廷——那个在她想象中黑得漫无边际，遮得密密实实的地方，泪珠就簌簌地掉下来。那些悠远绵长的孤独和悲伤，就这样肆无忌惮地蔓延过来，仿佛水一样漫过她的脚背，一层一层地往上涌着，一直漫上去，在她的鼻翼间荡漾。

那时候的班婕妤，因为年轻，忧伤和苦恼都有点像赌气，有一种天真和优美的形状。这种形状很可贵，因为它破碎得太快。

真的，班婕妤觉得这辈子再也没有遭遇到那种炎热了。

01

竟宁元年五月，刘爽驾崩，谥庙号为孝元皇帝。六月己未，太子刘骜即皇帝位。

转眼到了七月，忽然变天了。今年的夏天来得特别迟，长安城刚刚燥热了没几天，不料城内外忽然黄雾弥漫，遮天蔽日。粉尘悬浮在这个帝都的每一个角落，十步以外，男女莫辨。城里的老百姓已顾不上热了，脸上都蒙着布，有的甚至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，畏葸地露出一双眼。就算在皇宫里也好不了多少，尘雾照样在每个人的鼻翼和唇齿间钻进钻出，一不留神牙缝里就进了沙土。那些沙尘交织在热气里，让人昏头耷脑，烦躁不安。

早朝结束后，天子刘骜没有回寝宫，而是直接起驾前往长信宫去拜见王太后，他的母亲王政君。刚才，京兆尹又来报称，这样的黄雾天气已经是第三天了，如果再持续下去，连臣民饮用的水都有困难，要求朝廷尽快拿出对策。更多的奏折陆陆续续地呈上来，有的说东街食肆歇业损失需要弥补，有的谈今年天气屡现异常菜农遭受打击，还有的请求追查这种天象产生的原因，以给天下臣民一个说法。

刘骜刚刚满二十岁，即位不过一个月，他竭尽心力，才把父亲孝元皇帝的丧礼主持稳妥，不出岔子，又安顾了新老臣子，还未来得及制定什么施政措施，就面临着这一大堆的指责了。这里，就有好几份奏折认为这种黄雾是天象异兆，是上天的震怒，必是皇帝失德，要求皇帝反躬自问。

刘骛最怕的就是这个。百姓民生如何，都可以召集众议，找办法解决，该赈灾的赈灾，需救济的就救济；而大臣总要求他为天象承担责任，这才是他的烦恼。他能承担什么呢？他管得了天下，还管得了天上刮风下雨吗？这又不是他的错。这难道就是让他当皇帝的意义吗？刘骛有点愤愤然。

再说，大臣们对他有意见，认为他失德，是由于他过于重用王凤，只因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是他的舅舅。对此，刘骛无可奈何，只能去找他的母亲了。

这个时候，王太后正在寝宫里梳妆。她身边的宫女扶好菱镜，王太后照着镜子，紧紧地端详着自己。镜子中的那个女人，依然唇朱眉碧，丰润秀逸，她不禁有些得意。其实我也不过才四十岁。看着看着，王太后又发现，毕竟是老了，眼角眉梢间已渐渐生长出凌厉之气。她侧过脸去，用指肚轻轻地抚着眼角，眨着眼，试图看清那鱼尾纹。还好，并不明显。可她不知道，那种在生活中训练出来的戾气，比皱纹更能雕刻出一个人的衰老。水滴石穿，最后血液里都流着怨妇的毒素了，那张冷厉的脸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训练出来的。

王太后有点灰心，定了定神，往脸上补了点粉。刚好，在镜里远远就看到她的儿子过来了。

王太后先就笑了，说：“皇帝来得正好，我也正找你呢。”

王太后跟刘骛说的是劝他广纳妃嫔的打算。刘骛虽已纳妃，但还没有子嗣，二十岁，也不小了，她想趁着他刚刚登基，在民间采选良家女子，充实后宫。还告诉他，这也是王凤的意思。刘骛听到王凤也是这个态度，就笑笑说：“母后既与大将军意见一致，那又何必再问朕呢。现在还没有立皇后，后宫的事情，还是暂且由母后做主吧。”

“对了，”王太后像是想起了什么，“你还记得有一位名叫班伯的中常侍吧？听说他有一个妹妹，不仅饱读诗书，德行出众，而且容貌也十分俊秀。”

提到班伯，刘骛想起这个与自己一样大的青年，以前一起师从博士师丹学习《诗》，只不过这个人太沉默，刘骛与之并不投契。他答道：“是，朕不久前刚在宴昵殿上拜班伯为中常侍。王凤舅舅曾向朕推荐过他，群臣也都认为他是个人才。”

王太后点点头：“嗯，你舅舅是看重他。班伯的父亲班况也是左曹越骑都尉，班家算得上家学深厚，我觉得，你可以把他的妹妹征召入宫。”

刘骛心里冷哼一声。又是王凤，他连我娶后纳妃都惦记着呢，手都伸到后宫里头了。不过，刘骛没有表露出来，只是对王太后说：“母后既然亲自举荐，那当然是不错的。朕回头就交给掖廷丞去办吧。”

王太后回身叫侍女拿来盥洗用具，留下刘骢在长信宫用午膳。刘骢回过神来，侍女伺候着他洗了手，用热水敷了脸，又拿来铜镜。刘骢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。他一下子明白了，他与班伯，其实长得有几分相像。

从没有人敢说臣子与皇帝长得相似，他自然也未曾留意到，然而，他对班伯这个人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。难道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张相近的脸？

王太后也在看着他：“怎么，皇帝又有何事不顺心了？”

“母后怎么知道？”刘骢端坐起来。

“皇帝现在是比以前稳重多了。但你毕竟是我儿子，怎么能瞒过为娘呢？”

刘骢笑了：“母后，有一件事，朕委决不下，又怕你担心，特意先禀知。你也看到了，现在到处都是黄雾，朝廷大臣纷纷上奏议，认为这是阴盛侵阳导致的，怀疑这昭示了外戚的势力太大。他们都说，是因为王凤舅舅太过专权，上天不满，才导致这样的异兆出现。”

说实话，刘骢内心对这些说法深以为然，他的舅舅们声势煊赫无比，连他也压不住。刘骢即位后，按惯例，马上封母亲为皇太后，她同父同母的亲哥哥阳平侯王凤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，并领尚书事；另一位哥哥王崇也封为安成侯，食扈万户；其他的兄弟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时五人，则全都封为关内侯；而王凤总揽朝政。他虽然并不想他的舅舅们权势过重，可是也不敢拒绝母亲。

眼下，看着母亲的脸色渐渐阴下来了，刘骢又赶紧往下说：“母后不必担心，朕不会真的处分舅舅们。舅舅们是朝中重臣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怎么能降伏朝中那帮先帝留下的老臣子呢？禀知母后，就是不想让你听到非议而疑虑寒心……”

刘骢心里有点发慌。就在早朝的时候，刘骢刚刚驳回他的老师、光禄大夫张禹的请辞。他不让张禹辞职，要他继续担任尚书的职位，就是想牵制王凤，防止王凤的势力进一步扩大。要是母亲知道了自己用心这么深，她会怎么想？刘骢只得硬着头皮说下去：“朕先向母后坦白，是想让你放心，也是希望你能否提醒一下舅舅，别让朕太为难……”

王太后直视着他：“骢儿，这种话是谁说的？”

刘骢嗫嚅不出声，过一会才说：“这就不必母后操心了。众人均在朝堂之上禀直而言，朝中大臣纷纷附应，舅舅当时亦在场。”

王太后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大概是在想措辞。停了一下，她说：“骢儿，你是不是也跟那些大臣一样，认为你的母亲与王氏一家眷恋权位？你错了，我不喜欢。我只想平静地过安生日子。可你要知道，如果朝中没有你的近亲，没有你自

己的股肱大臣，你这么年轻，根基又这么浅，如何能够让天下信服！你不坐好这个位置，你以为会有安宁日子吗？这二十年来仰人鼻息的生活，你难道还不曾受够吗？”

刘骢只得挨着母亲，刚刚抬起头，想要劝说母亲，竟然看见她的脸庞上有两行泪水，滚滚地滑落下来。

他有点纳闷。这些年来，母亲谦恭少言，坚韧温驯，多大的委屈都吞得下去，多苦多凄惶的日子都能熬过来。现在就为了这么丁点事，当着儿子的面掉眼泪。看来，母亲要用眼泪证明她的强悍了。

刘骢一看到女人哭就心软，哪怕这个人是她的母亲。有人弹劾王凤，明明她内心只有三分的怨气，可不知为何，她却当做七分来发作，眼泪哗一下就漫了出来。她分明在蓄意失控。这么多年了，王太后不敢流露她的不快，不敢哭泣，时时刻刻担心背上“怨望”的恶名。太累了，等了这么多年了，她的眼泪才敢流出来。

刘骢只得伏地赔罪，久久不敢起身。他一再向母亲保证，一定会保住舅舅，而王太后只是不说话。刘骢又何尝好过。他来之前的勇气和决心，被母亲的几滴眼泪都冲洗得干干净净了。

结果，这一顿饭吃得心事重重。

即位方才一个多月，刘骢已经有点厌倦了。他的权力并不如想象中的大，而且，它需要通过一种精确的、对各种关系的权力制约才能获得。

还在三岁的时候，刘骢就被父亲孝元皇帝刘奭立为皇太子，母亲也被立为皇后。但这十七年的太子生涯，实在是太漫长了，也滋生了无数的危险。刘奭只偏爱傅昭仪，她的儿子定陶王又有才艺，刘奭便一直想废太子改立。王皇后失宠，太子刘骢受冷落，已是宫中和朝廷上公开的秘密了。谁又比谁傻多少呢，大家分明都猜测出来圣上心里的天平已经倾向定陶王了，不过时机未到，谁也不敢轻率地表态。越是在这种关头，群臣在太子及定陶王、中山王诸位王子中就越不敢下注。谁都不敢用力，包括傅昭仪和王皇后，结果，这种尴尬延续了多年。

元帝素来有仁厚的名声，可是这些年来，刘骢在父皇的威严之下战战兢兢，汗不敢出。

对能否继位，本来刘骢内心并不那么在乎，大不了回封国做个逍遥王子。但他知道，母亲王皇后非常在乎。王皇后虽位列中宫，然而自从封了皇后以来，便